

客問再答客問

「朝陽新舍」泳池風波

●李桃／陳嘉驥

讀者來函

中外雜誌諸位編座先生惠鑒

貴刊七十九年七月號鄙人爲所謂吉林「溫水游泳池」風波所撰「辯誣」一文承「東北變色記」作者陳嘉驥先生於貴刊七十九年十月號以七點「讀後」作答，不幸「讀後」所述誤解更多，形勢所迫，不得不再予辯正。

茲以公開信方式詳予剖釋敬請

諸位編座先生秉多年對史實考證之審心慧眼，詳審前後文件敢希 慨賜畦餘，惠予刊佈則不僅冤者感，筆者幸而廣大讀者，亦欣獲正確之史料矣

專此奉擾 順頌

佳勝

鄙人李桃拜啓八一、十、廿五

爲吉林朝陽新舍浴池風波謹致

陳嘉驥先生的公開信

嘉驥先生吉祥：

鄙人於八年前依親美東，對國內資訊

接觸較少，故凡事都已後知後覺矣。三年前在一次偶然機會中看到 先生在中外雜誌上連續發表的大作「東北變色記」續(七)，涉及吉林「朝陽新舍浴池」風波，(當時中央社瀋陽分社社長律××先生於發表新聞稿時擅改該池為溫水游泳池)不幸東文所載涵有不少恩怨情節，以致記載時難免有偏離事實的地方。鄙人是當時朝陽新舍浴池的承辦人員，故我所知者，當然是第一手資料。雅不忍默視此一以訛傳訛的事件，任其成為不實的史實，當即撰寫一份「辯誣」之文刊於中外七十九年七月號。或由於心有不平，行文時未能審慎章句，自知開罪必多，時以為歉。日前於友人處翻閱中外舊刊。又發現 先生於七十九年十月號中為了我的辯誣一文發表了七點「讀後」力駁我的辯文不當。細讀「七點

」深感較前尤多誤解。形勢迫人，不得不再作一次答辯了。

先生對此一風波，本于記者本分，有聞必錄而已，即使傳聞有誤，責任意識並不嚴重，但我是承辦人員，就難免有及身之責，切膚之痛了。假如不是律先生的挾怨誣陷；假如朝陽新舍浴池祇是為少數人享受，不是為軍民謀福利；我除了也該自責外，又何敢置喙。不幸的是挾怨者(招待欠週之怨而已)顛倒是非，一騰於媒體。再達於層峯，多年來，冤者自冤，快者自快，公道何在？由於早年律先生的一紙新聞稿，訛訛相傳，幾已衆口鑠金，我既是實事真象的臨場人員，如何故作聾聵，良知又何在？

先生以點為批，我「禮」應以點作答。(以下「」號中都是引述 先生的原文原意)

(1) 先生強「晨浴」為「晨泳」，半字

之差，功過迥異，筆力可欽。惟浴泳之變，乃律××先生指鹿為馬的洩怨高招。

先生亦才亦德之長者也，何苦亦步亦趨，強「浴」為「泳」？我還是那句老話，會寫的不如會看的，這半字之變，正將為「似非而是」作了註脚。我們可用一件實事來說明：「北平上海等各大都市昔年都有大型澡堂，今日台灣也有所謂三溫暖浴室者，它們都有可供多人共浴的大澡池，入浴者幾乎都是先游划一番之後，才去沐髮洗身。請問有人稱這種浴池為游泳池嗎？」大浴池才能使成千上萬的軍民有洗澡的機會，不應該因為浴池大就強說它是「泳」池吧？

先生變「浴」為「泳」，妙筆生花，律先生鍾情於「游泳」意在恩怨，殊不知有人因此已含冤近半個世紀而仍不得白矣，寧非人間一大憾事！

(2)「世界上罕見的大浴池」一詞雖然有點誇張，但此池如有大用，則何妨其大。請問免費日浴千人是否可稱為大用？

(3)「僅為主席及貴賓晨浴」之評，似乎有些偏激，亦有欠公平。請問每日來池沐浴的數以千百計的保安部隊公教人員以及學生人等，又算什麼？

(4)「少數人洗過了，多數人來淌渾水

」的說法，未免意氣用事了。當時浴池的管理規則是分批入浴，每批限浴一小時。難道必須讓主席和貴賓們去淌渾水才算合乎倫理嗎？恐怕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吧？（我們是尊長敬賢的中國人啊！）況且少數人先洗，在管理上也是一項合理的安排，對偌大的浴池少數人搞不出多少渾水的。比較起來，下午入浴的就難免要淌些渾水了。這是不得已的。為此我們特別規定了前浴和後浴的輪流辦法，以求公平。

(5)「動用許多車輛，往來運輸，勞師動衆，浪費公帑」云云。不要說當時公教人員和學生都是以步代車，就是保安部隊也很少使用車輛，談不上浪費公帑的。老實說，就部隊而言，如果車輛够用，提供沐浴交通，我是舉雙手贊成的，為勞苦功高的守城戰士們，花一點汽油（城防部隊多數都是近在咫尺）讓他們人人體垢潔清，體蝨除淨，使他們能獲得一次充實體能的酣暢睡眠，請問這是不是該做的事？尤其是在那敵我對峙的前進都市裏，善待士兵是不是一件重要工作？

(6)「勤換衣物，即可清除體蝨」先生說差矣，體蝨成因與衣物關係不大，其根本原因是起於人體的新陳代謝的「膚垢」，也可說膚垢是體蝨的母體，膚垢不除

無以除蝨，所以洗澡才能除膚垢，洗澡才能絕滅體蝨的生源。

(7)「誰敢赤着身晒太陽？」誰敢？敢的人太多了。這是東北農村冬春季節常見的景觀。我是東北人，兒時於冬春季節常隨家中長工驅車田中運土積肥，那些把頭們（東北農村稱長工為把頭）經常在背風向陽之處，赤膊捫蝨以為樂，此景迄今記憶猶新。這是實事。梁主席看到士兵赤膊捉蝨，當然也是實事，他命名浴池為朝陽新舍，就是基於此一靈感。先生或係生於都市之中，或係長於富宦之家，沒有機會看到此類的陣仗罷了。

(8)「部隊改善現有設備即可」這話又說得太輕鬆了，先生是局外人，說此話自不足為怪。當年吉林城防部隊很少有固定營房，大部分是借用公共場所或民宅，根本沒有什麼「現有沐浴設備」更沒有修建沐浴設備的專款，而且部隊又是朝北暮西的調動頻繁，無論時空或人力都是問題，總之，依當時情況，部隊自行修建沐浴設備是不可能的。之所以才有由省府統籌辦理的構想，當時是利用已被共軍破壞的一棟臨街二樓建築，因陋就簡改建而成的。據我所知，梁主席單獨前去沐浴的情況並不多，「也是偶爾前去晨浴一番的」，

但我沒有一次碰見過梁主席。他多次都是伴同貴賓們一起來的，梁主席的本意，無非是希望貴賓們認同他這項為軍民設想的福利措施罷了。可惜他想錯了，他太天真了。雖然許多貴賓大老（×先生除外）很了解在東北寒冷季節裏人們洗澡的機會不多，對朝陽浴池的看法，一般都是正面的。甚至讚譽有加。但梁主席却忽略了如果有人持負面看法，他們會說些什麼？會做的人多能想到這一點，但梁主席却是一位做事有勇、做官乏術之人，明明是一樁為軍民謀福利的德政，竟被人誣為謀少數人享受的事件，豈不冤哉！

先生是受了×××的口頭和文字的眩惑，先入為主，不無可諒。其實受×先生新聞稿影響而先入為主的何止千萬人（包括層峯）。至於訛傳謠傳，添枝加葉，更不知有多少人。

(9)「本人多次去永吉，發現問題殊多，雅不願撰寫，以免對人有傷害」「溫水游泳池並不是緊要的」先生如此措詞，已明顯的語涉題外，頗有示警之意，使我不勝有悲惜之感，悲的是名記者竟欲以力服人，豈不可悲！大作家漠視高風亮節，怎不可惜！先生筆大如椽，文博似海，名沛海內外，竟甘為他人飾非，陷個人於

不義，值得嗎？先生如真的想不開，定要護法到底。那就請先生認清標的，幸勿「澤」及他人，「濫」及無辜，再蹈×先生不德之風範。

我與先生不同，我是感於責任，激於義憤，是主動為歷史作證言的。對人我是一視同仁，對理我是寸土必爭的。如有人必欲強字當頭，我也會毫不遲疑，面對現實。文末有我的住址，文化界不是有所謂「文責自負」嗎？

我七月號的辯文，旨在說明實事，文中雖也有我的看法。但對先生我一直極為尊敬的，然而閱讀先生的「讀後」之後，才知道先生也意氣起來了。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。

梁華威先生是我四十多年前的老長官；先生是我慕名筆友，尚無緣謀面；至於律鴻起先生我是實事求是，追求一點人間的公道罷了。說起來都應該是好長官、好筆友和好同志，任何人有了冤枉都該平反，任何人做錯了事，都該認錯，才算得上堂堂正正，才算得上光明磊落。

(10)「如再批評本人文稿，恕不作答」這等於無辜的飽他人以老拳，然後不理不睬，揚長而去。這是閹閹作風，頗有臧否自是，不容他人置喙的氣勢，愚期期以為

不可。是非曲直，辯而後明，專擅強詞，有悖義理，未知先生以為然否？

在我寫完十點答辯之後，又有友人送來一份中外雜誌，內有某君對吉林「溫水游泳池」的用煤問題，大作文章，足徵先生大作影響之深之遠了。某君說溫水游泳池每日耗煤有四十公噸之多，天哪！真可說誇張到三十三天以上去了！

朝陽新舍浴池所用的煤是一種低級粉煤，是我商請省保安司令部派兵押護車隊前往吉北敵區搶運回來的，其間甘苦備嘗，局外人何從了解？至於耗煤量每日從未超過一噸。（燒一池溫水而已）四十噸太玄了。傳聞之易於失實，亦於此可見。

區區種種，情真意摯，失禮失言，尤祈海涵。順祝
康勝

李桃 拜上 Lee Tou

住址：660 E. 183ST-1-B. Bronx.
NY. 10458

陳嘉驥先生敬覆李桃先生的公開信
啟覆李桃先生：

中外雜誌所載先生公開信，好像一定要本人公開答覆「朝陽新舍」泳池風波，那麼就再答覆一次，下不為例！
茲按先生所列各條逐條答覆。

(一)北平、上海大型澡堂浴池，本人都不過，大澡池水深僅略超過膝部，有的還深不及膝，除非三尺童子，一般大人如何能「游划一番」？

(二)一個「浴池」可日浴千人，難道還不算大？是浴？是泳？誰不明白！

(三)先生說這個大池每日「浴」者以千百計，這可見還不止一千人，這樣大池，難道主席只為去洗個澡嗎？是否為泳池，先生比我清楚吧！

(四)這一點我舉雙手讚成，是應該由主席與貴賓先用，別人應該靠後邊站。

(五)及(六)蝨藏在衣縫內，只洗不換衣絕不能驅除蝨蟲，希望先生也舉手讚成我的觀點如何？

(七)東北冬春之交猶是冰天雪地，華北也仍寒風刺骨，先生所謂捫蝨之樂，那是江南冬春景象，我替先生改為春夏季節景觀如何？先生為東北人為什麼這種情形都忘了呢？

(八)部隊洗浴當然無法修建美國式的浴池，但是在廚房內生個火爐，一個大木盆，一壺開水，就可洗得乾乾淨淨，何必勞師動衆去洗朝陽新舍呢？

(九)主席很少單獨「沐浴」，都是伴同貴賓一起來的，大家都脫光了一絲不掛來

個天體營大會，這真是一個好景觀啊！會不會在浴池之畔，比比誰瘦誰胖，誰的大與誰的小呢？

(九)確實我不願意寫，免傷厚道，但是我不願寫的，主席不承認的，先生却如實招來！軍隊不保土衛民，不收復失地，却為浴池深入敵區搶煤，不知為了「一」噸

煤，有沒有戰士受傷？有沒有戰士陣亡？視戰士生命如草芥，這個罪可不輕呢？

(十)每天只用煤不到一噸，而非四十五噸，就派戰士冒險搶煤，我希望這不是事實！希望先生趕快更正或巧辨一番我不會再發表相左意見，以免使主席蒙羞！

陳嘉驥拜上

聖文叢書
無所不談札記

邵鏡人著 定價新台幣一五〇元

本書係邵鏡人教授繼同光風雲錄之後又一精心傑作、要目有：無所不談札記、憶昆明、一代學人柳詒徵、項羽新傳、感懷于右任先生、袁世凱的悲劇、民初政壇秘辛、蜀中遺老趙熙、五卅慘案回憶錄、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、清代江蘇兩賢哲、梁鼎芬的風範、近代兩位奇人譚嗣同與唐才常、天才詩人黃仲則、樊增祥與易順鼎、王國維其人其學、民主運動的新階段、一代學人陳含光、南吳北齊兩畫家等篇、內容精彩、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。定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，中外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，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，立即寄書。